

# 上古漢語連動式研究

魏兆惠 著



上海三聯書店



# 上古漢語運動式研究

魏兆惠 著

(圖)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古汉语连动式研究 /魏兆惠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4

ISBN 978 - 7 - 5426 - 2767 - 4

I. 上… II. 魏… III. 汉语—复杂谓语—研究—上古 IV. 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1647 号

**上古漢語連動式研究**

---

**著 者 /魏兆惠**

**責任編輯 /王笑紅**

**裝幀設計 /賀維彤**

**監 製 /李 敏**

**責任校對 /張大偉**

**出版發行 /上海三聯書店**

(200031)中國上海市烏魯木齊南路 396 弄 10 號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sh.cn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四廠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640×960 1/16**

**字 數 /240 千字**

**印 張 /14.25**

---

**ISBN 978 - 7 - 5426 - 2767 - 4 / C • 260**

**定價: 29.00 元**

## 中 文 摘 要

一般來講，周秦兩漢可劃歸漢語史中的上古時期，自商周到東漢共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歷史。跟印歐語相比，作為孤立語的漢語有一種非常有特色的句法結構——連動式。漢民族的思維方式決定了漢語的一個句子中，幾個動詞會按照時間順序原則(PTS)依次出現在主語之後，從而構成連動式。連動這一結構形式早在甲骨卜辭中就存在，歷經幾千年，現代漢語更為活躍。連動式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早、中期，還衍生出其他的多種語法結構。現代漢語的連動式備受語言學家的關注，但古代漢語，尤其是上古漢語的連動式至今還沒有人作過系統深入的研究。本書語料主要選自上古漢語的四部經典文獻《尚書》、《左傳》、《史記》、《論衡》，同時參考與之同時代的其他文獻材料，將上古漢語中周秦兩漢連動式這一專題研究和專書研究結合起來，將共時描寫和歷時比較結合起來，將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結合起來，同時將語義分析貫穿於語法分析之中，通過對這四部文獻的連動式詳盡而真實的描寫，觀察上古一千多年來連動式所經歷的發展變化的過程，並試圖對這些發展變化作出一些解釋。

上古漢語連動式體現了以下的特點：

- 1) 在上古漢語中，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動詞直接連用，動詞之間不用連詞連接時，如果動詞之間的語義關係常常表示承接關係，這類連動式在漢語發展過程中很少發生變化，因為它們自始至終是遵循時間順序原則的。
- 2) 古代漢語連動式的動詞之間可以有連詞，連詞的使用頻率，自商周時代至兩漢經歷了從少到多再到少的變化過程。早期連詞少是因為連

## 上古漢語連動式研究

詞系統及其表達功能不完善造成的，兩漢時期連詞少是由於動補結構的出現等原因造成的。

3) 不含連詞的連動式，一個句子中出現了幾個連用動詞，這幾個動詞的語法地位是相等的，但語義地位卻不同。幾個動詞必然有一個動詞是語義核心，而另外一個或幾個動詞則是次要動詞。當另外的動詞經常充當次要動詞時，動詞性會逐漸減弱，詞義會逐漸抽象化，語法位置會逐漸固定下來。如果該動詞出現在  $V_1$  的位置，表示時間、地點、方位、原因、憑據、對象、伴隨等時，容易語法化為介詞，如“在”、“從”、“憑”、“對”等；如果該動詞出現在  $V_2$  的位置，而且是不及物動詞（如趨向動詞、狀態動詞等），它們帶賓語時是使動用法，和時間順序原則（施事者在前，動作在後）不相符。使動用法將逐漸衰亡以適應該原則的要求。如果這些動詞表示方向和結果，必然會語法化為趨向補語和結果補語。因此，介詞結構、動趨式和動結式多是連動式經過語法化發展而來的。這種語法化早在上古時期就已經產生。

由此可見，漢語語法具有穩固性，比如連動式中某些形式從古至今幾千年保持不變。但這種穩固性又是相對的，連動式的變化也是從古至今都存在，連動式的發展變化不僅對漢語自身的語法結構產生巨大的影響，使漢語的謂語更加複雜化，也使漢語的表達向更加精密化的方向發展。

上古漢語是漢語史中不可忽視的階段，是漢語很多語法現象的源頭所在，正是在上古漢語連動式發展的影響之下，中古漢語的連動式發生了更為劇烈的變化。

## Abstract

ZhouQin and Han Dynasty Chinese, belong to Ancient Period Chinese, had an obviou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from Shangzhou Dynasty to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y. Comparing with Indo-European language, serial-verb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is one of special sentence constructions as an isolating language. In a sentence, serial-verbs can appear on the Principle of Time Sequence (PTS) after a subject. This construction existed from JiaGuWen to modern Chinese. Some other grammar constructions originated from it. Peopl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erial-verb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than archaic Chinese. We chosen four pieces of classical document such as *Shangshu*, *Zuozhuan*, *Shiji*, *Lunheng*, to study this construction by connecting monographic study with document study, connecting Synchronic depict and Diachronic comparation, connect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qualitative analysis, connecting grammatical analysis with semantic analysis. Describing the serial-verb construction in this document, we will observe and explain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Serial-verb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of ZhouQin and Han Dynasty had manifested below the characteristic:

- 1) The serial-verb construction without conjunction, didn't change. Because it always expressed connection on PTS.

## 上古漢語運動式研究

- 2) The serial-verb construction with conjunction changed in those years. The number of conjunction changed from less to more to less again. It resulted from different reasons. In early time, it was because of the system and the function of conjunction. Later it was because of other grammar factors: verb-direction complement and verb-result complement and so on.
- 3) The serial verbs i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had the same grammar status but the different semantic status. One of the verbs would be the core verb. The other would be secondary verb. The verbal feature of the verb will lighten, and the meaning would be abstract. Then its location would fix gradually. If this verb appeared the place of  $V_1$ , to express time, place, location, reason, object and so on, it would grammaticalized to preposition such as 在、從、憑、對. If the verb was in the place of  $V_2$ , it often was a  $V_i$ , for example directional verb or state verb. It was usage of factitive verbs if objects followed it. This contradicted with PTS(subject is before action). They would grammaticalized to verb-direction constructions, verb-result constructions or preposition constructions.

Summarizing from the above, we know Chinese grammar are stable. But objectively,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this years influnced Chinese to make predicate more complex, and made expression more delicate.

ZhouQin and Han Dynasty was a period time we can't ignore in the whole Chinese history. It was originations of much grammatical phenomenon. Effected by archaic Chinese, serial-verb construc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changed more strongly than before.

# 目 錄

中文摘要 ..... ( 1 )

Abstract ..... ( 1 )

## 第一章 引論

第一節 句型、句式研究的重要性及其現狀 .....	( 1 )
第二節 連動式研究的重要性及其現狀 .....	( 2 )
第三節 連動式與形似結構的區別 .....	( 19 )
第四節 本課題的研究目的和意義 .....	( 22 )
第五節 本課題的研究材料和方法 .....	( 24 )
第六節 凡例 .....	( 30 )

## 第二章 通論

第一節 動詞的分類 .....	( 31 )
第二節 語義關係 .....	( 35 )
第三節 連詞的問題 .....	( 36 )
第四節 連動式中的動詞中心問題 .....	( 38 )

## 第三章 本論

第一節 《尚書》連動式的特點 .....	( 41 )
----------------------	--------

## 上古漢語連動式研究

第二節 《左傳》連動式的特點 .....	( 62 )
第三節 《史記》連動式的特點 .....	( 82 )
第四節 《論衡》連動式的特點 .....	( 107 )
 第四章 分論	
第一節 連動式和動結式的關係 .....	( 124 )
第二節 連動式和動趨式的關係 .....	( 149 )
第三節 連動式和介詞結構的關係 .....	( 174 )
 第五章 結論 .....	
( 202 )	
 參考文獻 .....	
( 208 )	
附錄：古代、現代漢語連動式研究主要論著目錄 .....	
( 215 )	
後 記 .....	( 220 )

# 第一章 引論

## 第一節 句型、句式研究的重要性及其現狀

動詞是句子的中心、核心和重心，是漢語語法研究中最重要的問題。楊伯峻、何樂士說：“在古漢語中，絕大多數謂詞是動詞性的，據我們對《左傳》全文和《史記》五千句的抽樣統計，動詞謂語占 90%左右，其他各種謂語總共不過 10%。”<sup>[1]</sup>呂叔湘也曾經說過動詞和與動詞相關的句型句式問題“是語法研究中的第一號重要問題”。<sup>[2]</sup>《馬氏文通》對單句句型未作專門論述，只是在講“字”、“詞”和“句讀”時提及，內容簡略，缺乏系統性。按句與讀的關係，馬氏將句子分為：

- (1) “與讀相聯者”(指主謂句)；
- (2) “舍讀獨立者”(指聯合複句)；
- (3) “不需讀惟需頓與轉詞者”(即非主謂句)。

按謂語中動詞間的關係，分為：

- (1) “散動之行與坐動之行，同為起詞所發，惟置散動後乎坐動而已。”(包括散動作賓語和連動結構)；
- (2) “更有起詞焉以記其行之所自發，則參之於坐散兩動字之間而更

[1] 參見楊伯峻、何樂士. 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M]. 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2.

[2] 參見呂叔湘. 句型和動詞學術討論會開幕詞(代序)[A]. 句型和動詞[C]. 語文出版社. 1987.

## 上古漢語連動式研究

為一讀，是曰‘承讀’，於是所謂散動者，又為承讀之坐動矣”。（包括主謂詞組作賓語和兼語結構兩種）。<sup>[1]</sup>

40年代，呂叔湘、王力、高名凱等人突破了前人的局限，在漢語語法學史上，第一次明確闡發了句子的結構類型，他們根據謂語的性質及功能對單句進行了科學分類。

高名凱先生說：“漢語既然缺乏形態，那麼學西洋的辦法，而把漢語的語法按照形態的格式來研究，當然是不妥當的。所以我們以為要研究漢語語法就應當注意漢語語法的特點，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漢語的造句上。”<sup>[2]</sup>何樂士在《專書語法研究的回顧和展望》更是強調句法研究的重要性，她列舉了專書語法的研究成果比例，其結果是句式的研究只占18.2%，各種句法的研究共占30%，“儘管對句法等問題的研究也是呈上升趨勢，但比起詞類就明顯失去了平衡。”<sup>[3]</sup>這雖然說的是專書研究的現狀，實際上也反映了整個語法研究的現狀。而要真正的認識漢語語法，句法的研究不是不重要，而是十分重要，不是太多，而是遠遠不夠。

因此，本書首先是立足於句法層面的研究，而且關注的是具有漢語特色的句法的研究，於是把目標鎖定在漢語的連動式這一結構形式上。

## 第二節 連動式研究的重要性及其現狀

連動式這種語法現象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經存在，《馬氏文通》已經提到了與之對應的語法現象。馬氏稱幾個動詞連用的現象為“動字相承”，並為各動詞取了名。馬氏曰：“而一句一讀之內有二三動字連書者，其首先者乃記起詞之行，名之曰坐動；其後動字所以承坐動之行者，謂之散動。散動云者，以其行非直承起詞也。”<sup>[4]</sup>如：

1) 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孟子·梁惠王上）

[1] 參見馬建忠. 馬氏文通[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2] 同上

[3] 參見何樂士. 專書語法研究的回顧和展望[J]. 湖北大學學報. 2001. 6.

[4] 參見馬建忠. 馬氏文通[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2) 豹自後擊而殺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以後語言學者也同馬建忠一樣，都是依據印歐語言的語法結構模式來處理現代漢語中的連動句式。黎錦熙在《新著國語文法》中沒有提到連動式，而把我們認為是連動句式的看作是補足語或者說成是散動式。<sup>[1]</sup>這說明在漢語語法的草創時期，語言學者就已經注意到了在漢語中有動詞性詞語連用的格式的語言現象，只是將這種格式歸併到其他句式中去，並沒有設立新的格式來解釋連動結構，致使作為現代漢語中的一種基本句法結構——連動結構的地位沒有得到彰顯。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由於受西方語言學結構主義研究思潮的影響，只注重對形式結構的描寫，而忽視語義結構的解說，許多人對連動式的研究僅僅停留在句法結構層面上。直到1985年，戴浩一提出用時間順序原則這一理論來解釋漢語中包括連動式、並列句、各種副詞的位置限制，以及名詞相對於動詞的位置限制這樣一些和漢語語序有關的現象。戴還說：時間順序原則“把大量迄今被認為不相干的詞序規則歸在一條總原則之下，它統制着漢語裏大多數可下定義的句法範疇的詞序表現。因此，事件順序原則可以看成是一條普遍的句法限制。”<sup>[2]</sup>而時間順序原則形成的基礎是時間序列的臨摹性。語序的組織大概有兩大原則，“我們可以把可以感知或概念上促成的規則稱為臨摹性原則，把以邏輯-數學為基礎的規則稱為抽象原則。”<sup>[3]</sup>英語一般靠抽象格式而存在，而漢語則相反，詞和句子的各部分按臨摹排列，很少或毋需抽象類的句法或形態標記。戴舉到這樣的例子：

(a) 他坐公共汽車到這兒。(he came here by bus.)

(b) 他到這兒坐公共汽車。(he came here to catch the bus.)

(a)句中，“坐公共汽車”在前，“到這兒”在後，因為他是先乘車後到這兒。(b)句中，這兩部分次序顛倒，因為他是先到這兒然後坐汽車到別處去。這兩個例子可以充分說明漢語和英語的不同。

基於臨摹性基礎上的時間順序原則不僅可以解釋現代漢語的連動

[1] 參見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24.

[2] 參見戴浩一，1985 時間順序和漢語的語序[J]，國外語言學，1988. 1.

[3] 參見謝信一，漢語中的時間和意象（上）[J]. 葉蜚聲譯. 國外語言學，1991. 4.

## 上古漢語連動式研究

式，也可以解釋古代漢語連動式，甚至可以說，在古代漢語中表現得更為典型。因為“在中國古代語文學家心目中，語序並非一種機械的形式，而是一種語序（事理）邏輯，字與事物發展的時間先後、事理邏輯順序渾然一體。因此，其作業的最基本程式是‘以大觀小’，即先理解後闡析。這種程式本身無疑是以人為基點，融人的因素於其間，更不論在古代語文學家的理解和闡析中無不浸透着交際雙方的意識——人文性。”<sup>[1]</sup>

“由於漢語語句形式的結構意義沒有可資表達的形態變化特徵，只有樸素簡明的語言單位順序，而這種順序又與漢民族看待世界的邏輯過程天然吻合，與表達內容的事理脈絡渾然一體，再輔之於漢民族‘形式即內容、內容即形式，無需再作繁瑣證明’的‘重悟而不重形式論證’的思維方式，因此，古代語文學家對語句形式的結構意義很少作純理論的說明。<sup>[2]</sup>從這個意義上說連動句更是反映我們民族思維方式和心理的句法形式，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但是跟學者的期望相反，‘連動式的歷史發展還沒有作過系統深入的研究’。<sup>[3]</sup>

而有關連動式概念的提出，始於李榮先生編譯趙元任先生的《北京口語語法》一書時對“verbal expression in series”這一短語的翻譯，翻譯為“連動式”。<sup>[4]</sup>丁聲樹等著的《現代漢語語法講話》一書基本上沿用了《北京口語語法》的連動式概念，在具體範圍上又有所擴大，主要是增加了動詞之間有標點停頓的形式。<sup>[5]</sup>此書認為在動詞連用方面，“次動詞和一般動詞結構並沒有多大分別，所以不僅把介詞結構看作是連動式的前一個動詞項，而且把介詞結構也當作了連動式的後一個動詞項。書中分析了連動式的內部意義關係，列出 5 種不同情況：

1. 拿動作次序分先後。（武震脫了鞋走進房去）
2. 表示條件的動詞結構在前。（生就同生，死就同死）

[1] 參見楊啟光. 中國傳統語文學的治學方法探析——以語法研究為例[J]. 古漢語研究, 1997. 1.

[2] 參見楊啟光. 中國傳統語文學的治學方法探析——以語法研究為例[J]. 古漢語研究, 1997. 1.

[3] 參見嚴修. 二十世紀的古漢語研究[M]. 太原:書海出版社, 1996.

[4] 參見趙元任. 北京口語語法[M]. 李榮編譯, 北京:開明書店, 1952.

[5] 參見丁聲樹. 現代漢語語法講話[M].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61.

3. 表示對象的動詞結構在前。(他們從來不向人要一丁點東西)
4. 表示方式的動詞結構在前。(他靠工資生活)
5. 表示時間和處所的結構一般在前,只有用在“的”時候在後,用“到”的在後居多。(我在年輕時候也曾做過許多夢)

從此語言學界展開了對這個句式的大討論和大爭論。這些爭論和討論的主題從時間上主要可以分為針對現代漢語和針對古代漢語的研究,從內容上可以分為針對名稱、存廢和界定標準的論爭。我們就分別從時間和內容兩大方面來回顧前人對連動式的研究。

## 一、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連動式的研究

### (一) 對現代漢語連動式的研究

有人統計現代漢語中連動式的使用比例是 50%。使用頻率如此之高的一種句式,引起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者的高度重視也就不難理解了。呂叔湘先生在《漢語語法分析問題》一文中對連動式的敘述很精到。<sup>[1]</sup>他肯定了連動式這一語法結構存在的客觀性和這一概念存在的必要性。還說,很多連動式都是前輕後重,如:坐車回家,趕着做活;可是前重後輕的情況也有,如:買菜去,寫個信試試;還有難分輕重的,如:躺着不動,喝酒喝醉了。丁聲樹提到了連動式的形式特徵,可以是動詞直接相連,中間也可以用連詞“而”。<sup>[2]</sup>他還根據動詞前項將連動式分為表示條件的在前,表示方式的動詞在前,表示時間和處所的結構在前等五類。他所謂的連動式也包括一般所說的狀中結構。朱德熙先生的《語法講義》專章討論“連謂結構”,從性質和構造,N 和 V 的意義關係,V<sub>1</sub> 帶“着”和“了”的連謂結構,含“來”、“去”的連謂結構,由動詞“有”、“給”組成的連謂結構等幾方面對連謂結構進行分析。<sup>[3]</sup>趙元任的《中國話的文法》也討論了連動式和並列結構、主從結構、動補結構、兼語結構、主謂結構的異同,並闡明

[1] 參見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2] 參見丁聲樹,《現代漢語語法講話》[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3] 參見朱德熙,《語法講義》[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 上古漢語連動式研究

了自己主張使用“連動式”而非“連謂式”的原因。他從連動式的形式模型、義類、前及物式結構等方面對連動式加以分析。他把“把”字句、表示時間、地點的介詞結構和動詞相連的都算作連動式。<sup>[1]</sup> 范曉的《句子結構類型》詳細討論“連動謂語句”的性質，形式特徵，語義特徵及其在表達上的特點。<sup>[2]</sup> 陳建民的《現代漢語句型論》提到“連動式的一主多謂句”，他從表層和裏層結構區分了連動式和其他形式如小句作賓語，根據動詞的個數分為兩段謂語，多段謂語連動式，除此外還有含“來”、“去”的連動式等。<sup>[3]</sup> 另外，討論連動式的論文更多，如：王福庭的《“連動式”還是“連謂式”》(上)(下)<sup>[4]</sup>，殷煥先的《談“連動式”》，<sup>[5]</sup>張靜的《“連動式”和“兼語式”應該取消》，<sup>[6]</sup>宋玉柱的《也談“連動式”和“兼語式”——和張靜同志商榷》。<sup>[7]</sup>

除上文提到的戴浩一外，在上世紀 80 年代，國內學者也開始應用國外新的理論對連動式的語義結構關係進行研究。邢欣對連動結構進行動態分析，從表層結構入手，逐步深入到深層結構，揭示連動結構的結構特點，用轉換生成語法對連動式和兼語式進行研究，闡述了連動式和兼語式的深層結構。<sup>[8]</sup> 周國光先生從連謂式中主語和動詞性短語之間的語義關係入手，研究了現代漢語的幾種特殊連謂句式，還從兒童心理和生理能力發展的角度，探討了兒童習得連動結構的手段和機制問題。<sup>[9]</sup> 總的來說，上世紀 90 年代以後，研究連動結構跟研究漢語語法其他句法格式一樣也在不斷地深入。洪森《現代漢語連謂式的語義結構考察》運用格語法結構框架，<sup>[10]</sup>通過對現代漢語連謂式的界定，分析了連謂式中動詞之間

[1] 參見趙元任. 中國話的文法[M]. 丁邦新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2] 參見范曉. 漢語的句子類型[M]. 太原：書海出版社，1998.

[3] 參見陳建民. 現代漢語句型論[M]. 北京：語文出版社，1986.

[4] 參見王福庭.“連動式”還是“連謂式”(上)[J]. 中國語文，1960. 6；“連動式”還是“連謂式”(下)[J]. 中國語文，1960. 10.

[5] 參見殷煥先. 談“連動式”[J]. 文史哲，1954. 3.

[6] 參見張靜. 連動式和兼語式應該取消[J]. 鄭州大學學報. 1978. 2.

[7] 參見宋玉柱. 也談“連動式”和“兼語式”. 現代漢語語法論集[M]. 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6.

[8] 參見邢欣. 簡述連動式的結構特點及分析[J]. 新疆大學學報，1987. 1.

[9] 參見周國光. 兒童語言中的連謂結構和相關的語法問題[J].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10] 參見洪森. 現代漢語連動句式的語義結構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 7.

的結構關係，並以此歸納出連謂式的七種語義結構類型。高增霞則對現代漢語運動式的語法化包括句法化、詞匯化和實詞虛化進行了探討。<sup>[1]</sup>可見現代漢語的運動式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於我們研究古代漢語運動式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 (二) 對古代漢語運動式的研究

相對於現代漢語的研究，古代漢語運動式的研究要少得多，很多語法專著都沒有提到運動式，這和現代漢語中但凡討論句型或複雜謂語時必談運動式形成鮮明對比。孫錫信的《漢語歷史語法要略》之造句篇，<sup>[2]</sup>廖序東的《楚辭句法研究》<sup>[3]</sup>等主要討論處置式、被動式等重要句式，卻沒有提到運動式。再如祝敏徹的《〈朱子語類〉句法研究》、<sup>[4]</sup>白兆麟的《鹽鐵論句法研究》<sup>[5]</sup>在討論運動式時僅列舉了幾個簡單的例句。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中)也沒有提到運動式，<sup>[6]</sup>直到《漢語語法史》才專章論述運動式。<sup>[7]</sup>他對晉代以前的運動式的舉例僅限於“來”、“往”作前項的，晉代以後的討論的是動詞和補充成分組成的運動式，如 V 出、V 入、V 過、V 上、V 下、V 走、V 來、V 去、V 起來、V 下來等，顯然這裏的 V 不再限於“來”、“往”。看來王力先生對古代漢語的運動式的態度還是很謹慎的。管燮初先生的《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是第一部系統研究甲骨文語法的專著，<sup>[8]</sup>他的另一部專著是《西周金文語法研究》，<sup>[9]</sup>兩書分別對甲骨文、金文中的運動式作過詳盡的討論。他說，運動式主要是 V<sub>1</sub>、V<sub>2</sub> 連用，中間無連詞，並且 V<sub>1</sub> 則多為趨向動詞如“來”、“往”、“入”等。比如：

- 1)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尚書·皋陶謨)——韶樂演奏了九次以

[1] 參見高增霞. 現代漢語運動式的語法化視角[M]. 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 2006. 4.

[2] 參見孫錫信. 漢語歷史語法要略[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2.

[3] 參見廖序東. 楚辭語法研究[M]. 北京:語文出版社,2002.

[4] 參見祝敏徹. 《朱子語類》句法研究[M]. 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1.

[5] 參見白兆麟. 鹽鐵論句法研究[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6] 參見王力. 漢語史稿(中)[M]. 北京:中華書局,2002.

[7] 參見王力. 漢語語法史[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8] 參見管燮初. 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M]. 北京:中國科學院. 1953.

[9] 參見管燮初. 西周金文語法研究[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後，扮演鳳凰的舞隊出來表演了。

他的《〈左傳〉句法研究》更是對《左傳》中的連動式作了定量和定性的分析研究，<sup>[1]</sup>統計出文中的連動式謂語 8491 個，占動詞謂語的 24.2%。何樂士將《左傳》和《史記》的連動式進行比較，發現《史記》的連動式較《左傳》明顯增加，<sup>[2]</sup>楊伯峻、何樂士的《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也辟專節討論古漢語的連動結構，並從 V<sub>1</sub> 和 V<sub>2</sub> 的語義關係角度對連動式作了詳細的討論，還指出連動式跟並列結構及複句的區別，所列舉的多為漢唐及以前的語料。<sup>[3]</sup>周法高的《中國古代語法》(造句篇)對“謂詞連用”的論述也很多。<sup>[4]</sup>他列舉了 Gabelents、馬建忠《馬氏文通》、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上冊)的定義並對他們的意見加以評述。張耿光對《莊子》中的連動式進行系統考察，<sup>[5]</sup>指出連動式和偏正式的區別和辨別方法，也從結構和語義方面對連動式進行分類。

以上專家對於古漢語連動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語義分類和結構形式上。其中何樂士、楊伯峻等對古漢語的連動式進行過縱向的比較研究，其他或者對連動式一筆帶過，或者僅對某書或某篇章的連動式進行簡單的共時描寫，連動式重要的語法地位並沒有被突現出來。

## 二、關於連動式的論爭

### (一) 存廢之爭

在“連動式”被提出不久，就有人質疑這種語法現象和語法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如胡附、文煉就認為連動式作為一種“式”而存在是值得考慮的。首先，他們認為《語法講話》承襲了《北京口語語法》的做法，把介詞當作連動式第一個動詞，造成了體系上的矛盾。他們還對《漢語語法常識》

[1] 參見管燮初。《左傳》句法研究[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2] 參見何樂士。《史記》語法研究[A]. 程湘清主編. 兩漢漢語研究[C].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

[3] 參見楊伯峻、何樂士. 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M]. 語文出版社，1992.

[4] 參見周法高. 中國古代語法(造句編)[M]. 台北：臺北中央研究院. 1961.

[5] 參見張耿光. 《莊子》連動結構研究[J]. 貴州大學學報. 1996. 2.